



■ 李刘刚 (陕西)

陕西省历史悠久,独特的饮食文化历经几千年,且大多都有名头,和王侯将相、才子佳人都能攀上。而咱这糝面,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什么名头,简单,朴实,不矫情,却不乏营养,用现在的话叫健康饮食。

我独爱这一口。虽已立秋,西安仍酷热异常。这天,我和老陈还有几个朋友小聚,酒至酣处,我随口说了句:“现在要有一碗糝面多好。”老陈接着说:“下周找时间,我带你

## 糝面今昔

去吃地道的糝面。”

老陈和我年龄相仿,蓝田县人,在西安开了十几家中医馆,略懂医术,是个儒商。我们相识有二十多年光景。

约定的那天预报有中雨,我正想着雨大还能否成行,老陈电话来了:“我下午按约定时间去接你。”一上车老陈就说:“这天儿美,吃糝面刚铲(地方俚语:刚好)。”

糝面是关中地区的一种将粗粮和细粮结合的地方美食。一般都是在秋冬之际才吃,那时候,包谷、蒜苗刚下来,特别是提味的蒜苗味道窜,闻着香,吃着煎火。为了节省麦面,村民们把成熟的包谷晒干脱皮碾成小颗粒(糝子),和面条混着吃,不用太多的菜,也不需要太多的调料,在当时非常受欢迎。

车上,老陈讲起一段往事。上世纪70年代初,秋冬之交,他所在的白鹿乡间大多早上喝碗包谷糝对付一下,晚饭再把早上剩下的包谷糝和面条下到一起,做成糝面充饥。家境好些的,糝子和面各半,家境差一些的六四开或七三开。有次他过生日,那天,老娘单独给他做了一碗面,把剩余一点儿面条和着糝子做成糝面给全家吃。他依稀还记得

姐妹们羡慕的眼神。

雨还在下,车在终南大道上行驶着,远远的,老陈就看到举着伞在路旁等候着的伙计——老李。车刚停好,老李上来就说:“你看这雨,柴火和3号铁锅都准备好了,在院子做怕是不了。”我想起我曾告诉过老陈,糝面最好拿柴火做,味儿才地道。

小院不大,呈“L”型布局,周边被绿树掩映着,雨把小院冲刷得干干净净。女主人姓沈,在城里开面馆,今天专门给我们做糝面。

走进厨房,面已擀好,蒜苗、胡萝卜、青菜、香菜和木耳等蔬菜择洗干净并切好,水也已烧开。“辛苦了,我能帮你做点啥?”我问道。“不用不用,没啥做的,你们城里人喜欢吃农家饭,额(我)就高兴。”只见她将所有蔬菜加花椒调料和盐炒熟,麻利地将擀开的面切成细条,抖散,徐徐地将包谷糝撒入锅中,并不停地用锅勺搅动,稍稍加一勺尖儿的食用碱,小火,把糝的黏性熬出来。等糝子熬好一下入面条,再将炒好的菜拌进去,盐和油泼辣子根据各人口味或多或少。“你们和额老汉去吃菜喝酒,我做好了就端过去。”女主人说道。

坐在桌前,男人们喝着酒,吃着菜,我也讲起我和糝面的故事……

“糝面来咧!”女主人的一声吆喝,一股蒜苗和香菜夹杂着菜油的香味扑面而来。红的是胡萝卜细条,黑的是木耳块,绿的是切碎的青菜和浮在面上的蒜苗碎,根根面条上铺满金黄的糝子,在透亮的糊状汁水中格外醒目,能吃辣的,再淋上油泼辣子,金灿灿,红澄澄。

我不动酒菜了,筷子只顾顺着碗边不住地往嘴里刨,面条的筋,糝子的粘,蒜苗的窜,菜油的香,青菜的脆,辣子的爆,不停地搅动味蕾。绝了!咋呼咧(好得很)!我用小号青花瓷老碗连啜了两碗,吃得肚儿圆头冒汗,这才放下碗筷。此时此刻,世界上最幸福的感受莫过于此。

老陈闭上眼睛晃着头,拍着桌沿,和着拍子唱起秦腔。空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悠远。

秦腔我听不懂,但主人的热情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一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碗“田家糝面”就是记录农村变化的“活化石”,留下了农村生活物资匮乏年代逐步走向富裕的印迹。



## 长江浦口轮渡

■ 侯利旺 (江苏)

十年前,我住在南京主城,却在浦口上班,中间隔着一条长江。那几年长江隧道还没有开通,长江大桥的公交车常常遇到堵车,我每天的往返就依靠坐轮渡过江。

长江两岸各有一处码头,江南是中山码头,江北是浦口码头。乘坐轮渡的多是居住在两岸码头附近的居民,有骑电动车的,有开摩托车的,还有骑自行车的,也有挑着筐去城里卖菜的农民。

每天早上,我先骑电动车赶到中山码头,中山码头位于中山北路北端,始建于1925年,但下关江面自东晋时期就有了码头。码头大厅里有检票闸机,乘客和电动车都要买票,单程票价2元,使用公交卡还有优惠。骑电动车过闸机后就进入了候船区。船来之前,候船区和长江之间有个铁栅门,边上是简易的铁皮登船栈道,水泥砌成的船梯。等候上船的人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

轮渡分成上下两层,底下一层供骑电动车、自行车的人停留,从码头的船埠上直接跨入船舱。船的二楼有座椅,江面上的风景一览无余。好奇的游客一上船便跑到二楼远眺江景。有一年

夏天,同学从北方来,我专门带他体验轮渡。我们坐在二楼船舷边,呼吸着长江江面的新鲜空气,望着江北面的层层老山、城镇。江风还来不及吹凉我们的脸庞,大约十几分钟就到了浦口码头,刺耳的电铃声在断断续续的车流中回荡。

浦口码头位于临江路,清末宣统二年,浦口码头随津浦铁路开通由民间筹资开办,航线由下关至浦口。走出浦口码头,这里的大街小巷依然是旧时格局,望着昏黄路上悠然的行人,总会有一种隔世之感。不过小巷里分布着卖猪肉的、卖馄饨的、卖锅贴的,随便一个小店,都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排队。我下班时喜欢买一斤猪肉,这里的猪肉很可口,看着汗水四溢、香糯浓醇的样子,让人口水直流。

轮渡一直开到晚上,乘客已经不多了,星星点点的银河像是天空中的一条裂缝,向地面投下朦胧的白光。灯塔射出的宽光束缓慢地扫过码头的上空。江面上,除了轮船的一声声鸣叫,还夹杂着机器发动的噪音,周围陷入彻底的寂静。轮船抵达到岸,我提着一袋子猪肉,走出长江的黄昏,走进南京城的夜晚。

■ 青衫 (辽宁)

喜欢上董桥的文字,是从他的《旧时月色》开始的。他有一方闲章“董桥痴恋旧时月光”,短短几个字,我仿佛看见一位穿长衫的老人,在昏黄的月下独入回廊,拱手投足间带着股婉转悠然的民国老味道。

我是个念旧的人。旧书旧友旧时光,往往令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日子在钟摆的滴答声里,汇聚成一首经典难忘的曲目,多少个日后,我们躺在阳光下的藤椅里,脑海中浮现那段旧时光。我喜听老歌,甚至是父母辈的歌,绵绵的曲调,沉淀下来的韵味,流淌着光阴之美。那些经典曲目,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旋律,让它一切时光都安静地流淌。我们百唱不厌的是那份对生活的纯真,打开音响放一曲,总是老歌伴着茶香或书香,仿佛藏在箱底的旧衣,虽然没有时下流行的元素,却不乏温暖与深情。

那日翻看寻找一件夏衣,无意中又在箱底看见了那条围巾。红色的毛线,简单的花样,这条朴素的毛织物,一望便知是母亲的作品。母亲手笨,不擅针线,别人家的孩子穿轻软的毛织裤,我只能穿又厚又硬的秋衣裤。那年流行长围巾,我天天缠着母亲要,母亲拗不过我,只好笨手笨脚地学着给我织。一晃,二十多年了,我成家立业离母亲千里之远,如今我拥有那么多美丽的围巾,却没有一条能取代它,东北严寒的冬天,我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围在颈间,温暖如母亲的体温。多少次清理衣

## 偏爱旧时光

柜的时候想丢掉它,却又一次次地小心收藏,因为我怎么也难舍那份和生命连筋带骨交缠在一起的旧日时光。在我们感叹生命流逝的时候,很多东西不经意间就在生命里留下了烙印,撇不去。

每次收拾柜子,总会带出心底的某些记忆。除了这条围巾,还有好多旧衣服躺在我的衣柜里,我喜欢穿旧衣服的踏实感,它们好像退了火气的久藏宣纸,不去去适应,烂熟于心的穿衣感受密集地弥漫周身。所以我总是把它们洗干净认真地叠起来,再穿时依旧干净整洁,旧衣物,要的就是这种温暖的念想,想着想着就会微笑的幸福。

旧衣如旧友,可以轻轻松松与之相处,即使久不见面,但是见了面就仿佛昨天刚刚一起喝过茶一般的亲密,无需想起但从没忘记。腼腆的我,在人群中默不作声,面对陌生人也是无言相对,请不要认为我孤独,我是在默默地观察品味。如果认定你我是同道中人,定视你为朋友,待时光缓缓凝结成珠玉,你我之间便有了如老火靓汤般美味的老友情谊。如今早已不是新鲜的年龄,能一路走到现在的老友,情谊如同落在树梢的夕阳,点点滴滴的碎光里透出美丽斑驳的心境。

家里有个置物架,专门放收藏品的,朋友来家里总是被吸引。其实里面没有值钱的收藏品,顶多算老物件而已。矮墩墩的土陶花瓶,小时候用过的收音机,爷爷用过的鼻烟壶,漂亮的糖罐,仿真的青花瓷……有朋友说这些东西和家里的装修风格不太搭调。可是我总念着它们,想时时刻刻看着它们,因为每个物件都融进了前人或自己太多的情感经历,过去的悠悠岁月及酸甜苦辣,它们在印证着。偏爱旧时光,旧不是破烂不堪的,也不是陈腐朽木,旧是一种时间的印记,是一段回忆,一段故事,可以周而复始,可以细细品味。所有的旧时光,带着所有的美好打结成曲,酿成百听不厌的经典,一遍遍吟唱。

## 老书店

■ 管淑平 (山东)

巷子口有一家老书店,规模虽不大,却给人一种颇为久远的年代感。

回想书店的过往,脑海中便是泛黄的记忆——两扇厚重的玻璃弹簧门,随着顾客出入来回摆动,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书架以及书架上摆放得满满当当的书籍,高高的屋顶还挂着不同种类的壁画。

如今的老书店跟着时代的脚步,早已旧貌换了新颜。其守旧的刻板严肃已经被清新素雅的新形象替代,在林立的商家中更显得卓尔不群。

每家商店都有不同的气味。商城的迎宾百合花香袭人,饭店的南北大菜酒香扑鼻而来,营造出繁花似锦与人间烟火。等推开书店的门,则如入芝兰之室,扑面而来的,尽是书香。

书香,是崭新的纸张被油墨浸润后,散发出来的熟悉的味道,是来自灵魂的香气。浓淡由己,滋养心灵。

书店一共两层,一楼大厅除了倚墙

而立的书架,还有大大的书桌占据了全部空间。一排排、一摞摞,主要是各类教材、教辅、工具书等,知识的海洋浩浩荡荡,铺天盖地而来。置身于这里,也会不由得生出一种学识浅薄的自鄙之心来。

二楼是环形走廊格局,从中间的围栏可以看到一楼大厅高高的书架,沿着走廊贴墙而立。文学、社科、哲学、历史、经济、医学……各式各样的书目挨挨挤挤,不留一点空隙。这里包含着大千世界的沧海桑田,如歌岁月的悲欢离合,痴男怨女的爱情情仇,未知空间的扑朔迷离。当目光从一本本挺硬的脊背上掠过,读过的书如同旧友重逢,脑海中不断浮现着书中不同的音容笑貌;而那些还未读过的书,似乎就成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在静待知音。

记得黄山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三



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网络与新媒体把人们的思想与时间切割成了碎片,让生活的节奏日益浮躁,让阅读成为奢侈品,让书店如同世间遗珠。

所幸的是,人们已然发觉远离书籍带来心灵与思想的干涸,不知不觉间成为现代人的痼疾。对症有一剂良方:回归书籍,重拾阅读的乐趣。

闲时流连书店,随意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翻读,让时间得以暂缓,让思想得以充电,让书香滋养身心,让灵魂得到休憩。

## 南方的秋

枯黄的杨树叶和鲜艳的枫叶飘落下来,好像是几只彩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而地里的庄稼,那淡淡的清香也漫过大田和原野四处散开,黄澄澄弯着腰的稻谷,金灿灿的玉米骄傲地随风点头,沉甸甸的收获是合不拢嘴的喜悦和自豪。

秋天的气息正蜂拥而来,进村入户,在瓦片上,在树叶上,在窗户上,在门扉上,弄出一些细微而奇怪的声音。走在田野和乡间,耳朵里也会跑进各种奇妙的声音。是风吹野草发出的响声,或者是清脆的鸟叫声,又或者是轻灵的虫吟声。都在空中轻轻地飘着,柔柔地交织在一起,激烈的、缓缓的、轻柔的,仿佛一刻都不停歇,就这样在秋阳下荡过来,飘过去,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在轻抚琴弦,汇结成流动的旋律向季节倾诉。

热,又带有些凉的夜晚,伏在墙根下的蟋蟀、蝈蝈声,明显一天比一天响亮。秋虫有心,要和人一起,共同分享丰收的快乐。

南方秋天的消息,不动声色,让人心醉神迷。

## 红苋菜 绿苋菜

■ 陈雷 (上海)

雷声撑着乌云聚拢而来,须臾,暴雨跌落。

我站在屋檐下享受着凉风,闷热渐渐消散。院子地势微倾,雨水朝院墙边的菜畦奔涌,把红苋菜的叶子洗得鲜嫩红亮。院门对过邻居家的墙角下,几株绿苋菜正野蛮生长。

这样的日子,让我不由得想起那个初秋。

那年我们七岁。我每天都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来上学,因为成绩好,深得老师信任,心底翻腾的优越感便漫涌出来,总是摆出一副清高样,像一株被精心侍弄的红苋菜,扬着傲气的小脸。

而他,浑身脏兮兮,整天吸溜着鼻涕泡,像极了一棵无人照管的绿苋菜,叶片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他调皮,不爱学习,是班级里最不受待见的学生。

那时候的我特别讨厌他,因为他经

常逼着我欺负。我有时突然被他拽住辫子而疼得头皮发麻;有时被他扔到我身上的毛毛虫吓得蹦跳逃窜;有时被敲着恐怖骷髅面具的他追得四处逃散……

暑假,我们最喜欢在校外操场上玩,那里平整、开阔,可以恣意奔跑。那天,我们正在玩游戏,突然乌云压顶,雷声滚动,先是两三点雨滴坠落,接着雨点越来越多,眼看着暴雨即至,大家四散飞跑回家。我和他同方向,也往家奔。雨势渐猛,他边跑边往我身上踢土,尘土飞到

我身上,遇着雨,成一身泥泞。我哭着躲雨,他大笑着追“杀”。突然,我看到父亲走过来,我奔过去,一头扎进父亲怀里,父亲顺势抱起我,得意地冲他大喊:“你是没人要的孩子,都没人来接你!”

他原本晴朗的脸顿时暗了下去,父亲瞪了我一眼。然后摸摸他的脑袋,笑着把他也抱在怀里,“请你为我们三个打伞,好吗?”他乖乖撑开伞,两只小手紧紧握住伞柄,像是握住了不得的珍宝。“小

雪不应该说伤你的话,你以后也不可以欺负她,你们要做好朋友,好吗?”

他不好意思地点头,我们俩在父亲怀里一颠一颠地咯咯笑,小小的他撑起的那把伞是那么稳当。

路边到处是野生的绿苋菜,粗壮葳蕤,被雨水洗过,终于露出清亮的绿意。人家菜畦里的红苋菜吸着显而易见的露珠,娇嫩明艳。父亲说,今天咱们吃绿苋菜盒子,味道可一点不比红苋菜差,美着呢!

再后来,他辍学去南方打工,听说他卖过水果,学过气焊,做过瓦工。十九岁的时候在广告公司打杂,遇到了伯乐,发现了他的绘画天赋。他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把错过的学习时间一点点补回来,考上了名牌大学的自考本科。

他跟着他的伯乐接案子,一夜夜熬通宵做设计,他是那个卑微又倔强的乙方,像一棵无人打理的绿苋菜,艰难丛生着,即使一次次被齐根割掉,仍能从根部旁

生出嫩芽,不屈生长。

而我,一路顺风顺水,读重点高中,考上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又进入校园,生活从未向我挥舞过拳头,我亦未体味过生活实苦的真正内涵。我像一株被精心呵护的红苋菜,得到了科学的养护,纵然被掐枝,也是成长中必经的小风雨,都是为了更好地上长。

再后来,他成家,自立门户,成为同龄中的佼佼者。我也成家,成为一名普通的老师。

昨天,我回老家,碰巧他回乡来看父亲,我们时隔多年再一次相遇。唯一疼爱他的奶奶早已离世,他的母亲杳无消息,而他的父亲是他无法提及的痛楚。话题总是有限的,我们坐在屋檐下沉默着,看雨坠落,不同的人际际遇,让我们少了许多共鸣。

沉默许久后,他问我:“你还记得那个初秋的红苋菜盒子吗?其实绿苋菜真的很好吃,我曾经那么羡慕你,甚至嫉妒



你。”

我们相视一笑,我懂他的意思,活成一棵自强的绿苋菜,不必羡慕,更无需悲伤。

风雨中的红绿苋菜左摆右晃,各有风采。